



鄺詠君個展：反正失眠，不如看日出

CATEGORY: +852 · ART AUTHOR: CHING CHAN

對失眠人士而言，一句「晚安」或是「sweet dreams」是多麼奢侈的話句。假如晚間無法安枕，也許要輾轉至天明，方能迎來一陣子的睡意。藝術家鄺詠君的最新個展《日出|晚安》(Good morning, sweet dreams.)，紀錄著她曾面對好一陣子的長期失眠，乾脆在日出後才入眠的日子。隔著玻璃窗的風景，無論是日出日落，還是山雨欲來的前夕，都是均一的淡然虛幻。



《日出|晚安》，2020

在中文大學唸書時，鄭詠君就慣常地失眠。後來的舊居和大學宿舍的景觀有點相像，除了全景還能看日出，雖然不時以照片記錄，但卻從未透過繪畫把眼中的漸變留下。直至遷入看日落的新居，又告別了海景，才意識到自己對日出的思念和依賴：「以前失眠時我會看畢日出後才睡，儘管痛苦也有慰藉，窗外的變化就像我的私人電視，搬走了就沒了期盼。」因為掛念，就用畫筆重新勾勒舊居的記憶。那些正經歷轉變的景像：日出日落、晴雨和彩虹，不但包含了搬家的心情，也是她目睹香港轉變的心情。



《Time in suspension II》, 2020



《飄浮時差 VI》, 2019

這次展出的包括三個作品系列：《日出 | 晚安》（Good morning, sweet dreams.）、《飄浮時差》（Time In Suspension），以及《遠雷》（Distant Thunder），大部分均是隔著玻璃或紗簾，從室內望向室外的視角。紗簾讓她想起《我兒子是惡魔》（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）的片尾，從熟悉的居室步向室外陌生的現實。這幕漂亮，也神秘，對她而言窗簾代表著未知，而掀起的一刻也有殘酷之感。



《日出 | 晚安 II》, 2021

《飄浮時差》之名來自室內的一盞燈，隨著室外光暗的轉變而幻化為月亮和太陽。在失眠和疫情期間，室內外似是存在著時差，室外不斷流逝，室內不停重複。室內外看似並置，而中間的玻璃則把空間劃分，增加了距離感，如同遷離舊居後，無法置身於熟悉空間的距離和冰冷感。「玻璃能保護空間，同時又脆弱，室內外的界線是可以被打破的。但那界線存在的條件是先要有人，有人才有燈。」空間重疊，也看似虛幻，就如鄒詠君對現實和虛幻的理解，必須兩者存在才比較合理：「如果虛幻欠缺真實就很難投入，而假設真實當中完全沒有夢幻，又顯得悲哀非常。」



《遠雷IX》, 2020



《遠雷 III》, 2018

鄺詠君《日出 | 晚安》

日期：即日至6月19日

時間：星期二至六，11am - 6pm

地點：Gallery EXIT (香港仔田灣興和街25號大生工業大廈3樓)